



知书达礼
zhishudali 典藏

WORLD
THE LIBRARY OF CLASSIC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格言》总编辑李彤倾情推荐

LIBRARY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LIBRARY

【法】小仲马◎著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茶花女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刘超译.—2 版.—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0.3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639-319-2

I. 茶… II. ①小…②刘…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3358 号

书 名: 茶花女

作 者: [法]小仲马 著

译 者: 刘 超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王丽萍 李菁菁 那兰兰

责任编辑: 李英文 关 健

责任审校: 陈大霞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h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h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0451) 87900345 87900299 87900220 (传真)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39-319-2

定 价: 9.5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茶花女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法】大仲马 / 著 刘超 /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长久以来,外国名著以其多样的题材,精巧的构思,细致生动的笔触,灵动鲜活的角色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在我的青年时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成为我枕边案头的亲密伙伴,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令我十分神往,在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相信他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伴随着无数青年走过了他们神采飞扬的花样年华。

外国名著熔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于一炉,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有情世界的动人色彩。它们题材多样而风格迥异,有的笔触细腻,唯美精致,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与慰藉;有的激越奔放,充满张力,唤醒人们心底沉睡的力量;有的侧重对历史文化的寻根溯源,展现历史的厚重积淀;有的力求对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深度剖析,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一本本魅力四射的名家名作,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物质生活风貌。

这套从诸多外国名著中精心选编的“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囊括了在国际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丛书装帧精美、译文精妙,充分显示出蜚声国际文坛的大师们深厚的写作功底和独到的写作风格。旨在为读者朋友们打造一个深具异国文化氛围的阅读空间,领略外国名著的艺术魅力,获得高雅的审美享受和人文熏陶,提升文学素养和人生品位。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全部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为本套丛书增色不少。

鉴于外国名著带给我如此愉悦的阅读感受和深远的人生影响,我致力于将本套精品之作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加富有层次的阅读体验。培根曾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希望广大青少年朋友能够登上这艘满载着知识与快乐的希望之舟,遍览国外精品,传承文明薪火,共享经典珍藏。



前言

小仲马(1824—1895),法国著名小说家。其父亚历山大·仲马,又称大仲马,是法国 19 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小仲马自幼受父亲影响,热爱文学创作,十分勤奋,一生著作颇丰,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期间的重要作家。

《茶花女》是小仲马第一部在文坛产生影响的作品,小说充分体现了作者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思想,着重表现了人与人之间诚挚的交往、宽容、理解和尊重。书中描写了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真挚爱情,以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对恋人的悲剧命运,情节百转千回,情感描写感人肺腑,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茶花女》一经发表,立刻在法国引起轰动。小仲马一举成名后,又把小说改编为剧本。1853 年,四幕剧《茶花女》上演时,剧场爆满,万人空巷。小仲马从此专攻戏剧创作,相继创作了《私生子》《金钱问题》《放荡的父亲》《欧勃雷夫人的见解》《半上流社会》《阿尔丰斯先生》《福朗西雍》等作品。他的作品往往取材于家庭生活,以戏剧舞台展现了当时法国社会的时代缩影。

目录

007	第一章
012	第二章
017	第三章
023	第四章
030	第五章
037	第六章
043	第七章
052	第八章
059	第九章
067	第十章
076	第十一章
085	第十二章
092	第十三章
100	第十四章
108	第十五章
114	第十六章
121	第十七章
127	第十八章
134	第十九章
140	第二十章

目录

145 第二十一章

152 第二十二章

158 第二十三章

165 第二十四章

174 第二十五章

180 第二十六章

190 第二十七章

第一章

就像要运用一门语言就必须先认真学习这门语言一样，我认为只有对人有了深入全面的研究之后，才能塑造出动人的人物形象。

既然我还没到写作技巧很高超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因此，我想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之外，其他的人现在仍好好地活在世上。

此外，我写在这里的大部分事情，在巴黎还能找出一些见证人，如果仅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那他们是可以出面为我作证的。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我才能写出这个故事来，也只有我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比较清楚，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写出这篇完完整整、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

下面就给读者们讲讲我是怎样知道故事的详细情节的。

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巨幅广告，广告宣称要拍卖一所住宅里的一些家具和大量珍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去世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物主的姓名，只是说16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拍卖。

广告上附带的通知还说，人们可以在13日和14日两天里免费参观这所住宅，包括里边的摆设。

我对珍玩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心想，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即使不买，也要去看一看。

第二天，我就来到了昂坦街九号。

时间虽然还早，可是房子里已经来了许多参观的人，有男有女。那些女宾穿着高贵的天鹅绒外套，披着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

车在恭候着，但她们对眼前展示的这些豪华奢侈的装饰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惊讶，甚至是赞赏的表情。

不久，我就明白了她们惊讶和赞赏的原因了。我仔细审视了一番这所住宅，很快就发现了我正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的房间。然而上流社会的女人——这里正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人——她们所想看的也恰恰是这种风尘女子的闺房。这种女人的穿着打扮往往使那些贵妇人相形见绌；这种女人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歌剧院里，也像她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就和她们并肩而坐；这种女人不知廉耻地在巴黎街头卖弄她们的姿色，炫耀她们的珠宝，张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住在这里的女人已经死去了，所以她的卧室现在连世间最贞洁的女人也可以进去了。死亡已经把这个富丽堂皇而又充满淫秽的地方的空气净化得再干净不过了。再说，如果有必要，她们可以借口说是为了拍卖才来的，根本不知道这里以前到底住着什么样的人。她们只是看到了广告，想来见识一下广告上所说的东西，事先挑选一下，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这并不妨碍她们从这些房间里精巧的陈设上暗自揣摩这个妓女生前是怎样生活的。她们想必早就听到过一些有关这个妓女的神秘离奇的故事。

不幸的是，那些神秘离奇的事情已经随着这个绝代佳人一起香消玉殒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心中多么渴盼，她们一点儿也看不出这所住宅的女主人生前过着怎样奢华的、神仙一般的生活，只能对死者身后要拍卖的东西不情愿地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不过，可以买的东西还真不少。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布尔雕刻的玫瑰木的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来自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真是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我跟着那些比我先来的、好奇的名媛淑女们在住宅里参观。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我正要跟着进去，她们却几乎全都马上笑着退了出来，仿佛对这次新的猎奇感到害羞。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倒是想进去探个究竟。原来这是死者生前所用的梳妆间，里面摆满了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从这些用品里可以看到死者生前的穷奢极欲。

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靠墙放着，奥科克和奥迪奥制造的各式珠宝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珠光宝气，美不胜收。在我们看来，这显然是过于奢侈

了,但对于这所住宅以前的女主人来说,这上千件小玩意儿是她梳妆打扮不可或缺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用黄金或者白银打造的。我想这么多精致的小东西绝不可能是由她的一个情夫送的,它们应该是一件一件地、逐渐地被添置进来的。

我真实地看到了一个高等妓女的豪华的梳妆间,但我并没有对此产生任何厌恶的情绪,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兴趣盎然地仔细鉴赏。我发现所有雕刻精致的用具上,都镌刻着不同人的名字的开头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徽记。

我看着所有东西,每一件都会使我联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为之付出的肉体交易。我心想,她虽被重病夺去了生命,但她是幸运的,她死时正值青春年华,带着花容月貌死在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之中,她留给世界的永远是一个正值妙龄的形象,她没有遭受年老色衰后的痛苦和冷遇,这是上帝对她最好的成全,毕竟上帝是仁慈的。

说实话,还有什么比堕落生活后的晚年——尤其是女人堕落生活后的晚年——更悲惨呢?这种晚年没有尊严,也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得到的只是白眼和冷遇。这种抱恨终生的心情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因为她们并不是为年轻时的堕落而羞愧悔恨,她们只是悔恨过去不知节俭,过分地浪费了金钱。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的生活只遗留给她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讲,她女儿长得同她年轻时一样美丽。然而她却从来没对这个可怜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之类的话。她只是要她的女儿养活自己,就像自己曾经把她养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斯,她无奈地顺从了母亲的意愿,既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人,就像是有人想要她去从事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一直以来耳濡目染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堕落生活的影响,使得这个女孩的身体一直不好,体弱多病,以至于她的大脑对是非的分辨能力都有点儿问题。上帝曾经赋予过她这种本能,但是从来没有人打算开发它。

她几乎每天在同一时间走过大街,她的母亲无时无刻不陪伴在她身边,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真正的女儿那样形影不离,这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年轻的姑娘。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道德观念淡

薄的社会风气,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一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我就从心底里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厌恶感。

没有一张处女的脸上会流露出那样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情和那样一种忧郁苦恼的表情,那张脸就像是隐忍女郎的头像。

有一天,这个姑娘的灵魂苏醒了,她的脸上闪耀着熠熠的光辉,尽管她一直屈从于母亲为她安排的堕落生活。上帝毕竟是公正的、仁慈的,他似乎要赐给她一点儿幸福了,上帝已经赋予了她懦弱的性格,那么在她承受痛苦生活的重压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给她一点儿安慰呢?这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灵魂中还残存的那点儿纯洁的思想,使她兴奋得不知所措了。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迫不及待地把这个使她欣喜若狂的消息告诉了她的母亲。也许您觉得这样的事很无耻,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件真人真事。这种事,如果我们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到处张扬她们的苦难,那还是闭嘴为好。人们蔑视这种女人而又给予她们不公正地评价,人们唾弃这种女人而又不听她们的解释,我认为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可耻。那位母亲对女儿说,维持她们俩的生活已经不容易了,再添一个孩子更是难上加难。再说这样的孩子还不如不让他出生为好,况且,大着肚子无法接生意,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位助产婆——我们姑且当她是那位母亲所谓的“朋友”——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来终于下了床,但身体比过去更虚弱,脸色比过去更苍白了。

三个月后,有一个男人出于同情心,设法为她医治身心的创伤,但是那次怀孕的打击太沉重了,路易丝最终还是因为流产的后遗症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那母亲仍旧活着,生活得怎么样?只有上帝才知道!

当我注视着这些金银器具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这个故事,时光也仿佛在我的回忆中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了,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走到这位看守面前,他被我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

“先生,”我对他说,“你能告诉我原来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也见过她本人。

“什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大概三个星期了吧。”

“可为什么允许别人来参观她的住处呢？”

“债权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拍卖价格。而且您知道，让大家事先参观这些丝织物和家具，也会吸引更多的顾客。”

“这么说，她死后还欠着债？”

“哦，先生，欠得还不少呢！”

“拍卖后的钱应该能还清吧？”

“应该能，还会剩下点儿。”

“那么，剩下的钱准备给谁呢？”

“给她的家属。”

“她还有家属？”

“好像有。”

“谢谢您，先生。”

看守了解我的来意后就放心多了，他向我行了一个礼，我也从房子里走出来。

“可怜的姑娘！”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死得一定很凄惨，因为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身体就是本钱，只有身体健康才会赢得朋友，才会赚更多的钱。”我从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这种想法很可笑，但我一直对风尘女子充满了宽容，我不想与人争辩这种宽容态度的对错，我仅仅是表达我的观点而已。

一天，我在去警察局领护照的路上无意中看见邻街有两个警察正要押走一个年轻的女人。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犯了什么罪，我只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幅让我震撼的画面：她正痛哭流涕地亲吻着手中抱着的才几个月大的婴儿。很显然，她被捕后，母子从此就要长久地骨肉分离了。从这一天起，我再也不轻易地藐视任何一个女人了。

第二章

拍卖会定于16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留有一天的时间,为的是让地毯商拆卸帷幔、壁毯等墙上饰物。

那时候,我刚刚从外地旅游归来。当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别人总是要给他讲一些重要的新闻。但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玛格丽特的死讯,不过,这也是很正常的,玛格丽特貌美无双,可像她这种女人,生前奢侈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她们死后就越是悄无声息。她们就像某些星辰,陨落时和初升时一样暗淡无光。如果她们死在青春美色还没褪去的年轻时代,那么曾和她们有染的人几乎都会同时得到这一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彼此几乎都是密友。大家会相互回忆几件有关她过去的逸事,然后各自依然我行我素,不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更别说为她掬一把同情泪了。

如今,人们到了二十五岁的年纪,眼泪就变得非常珍贵,决不会轻易流下,最多会为供养自己的双亲洒下几滴眼泪,也只不过是报答他们过去曾为自己破费过而已。

而我呢,却对她的死久久不能释怀。也许她并不值得我如此思念,但我确实难以忘怀。可能是因为刚才我坦白的我那种与生俱来的宽容和怜悯吧,尽管玛格丽特的任何一件物品上都没有刻着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可我并不在乎。

我过去常在香榭丽舍大街偶遇玛格丽特,她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四轮轿式小马车,她身上有着一独特的气质,使你决不会想到她会是那种女人;而她那种一笑倾城的姿色,又更衬托出了这种气质的与众

不同。

这些不幸的人出门的时候,身边总是有个什么人陪着的。

她们虽然不堪寂寞,但却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公开他们和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所以万般无奈之下,她们只得带个女伴。这些陪客有些是因为境况不如她们,自己没有车子;有些是年老色衰,怎么打扮也不会好看的老妇人。如果有人想要知道她们陪同的那位马车女主人的任何私密情事,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向她们请教。

玛格丽特却不落窠臼,她总是单独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从不引人注意。她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穿一条清丽淡雅的长裙。在这条她十分喜欢的大道上散步,尽管会遇到许多熟人,她也只不过冲他们淡淡一笑,但这笑也是不容易被察觉的,是只有高贵的公爵夫人才会有的,而且也唯有他们自己才能觉察。

她也与她的那些所有同行不同,她不习惯于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总是让那马车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在那里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马车,疾驰回家。

所有这些我亲眼目睹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对这位姑娘的早逝感到遗憾,就像人们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被毁掉了一样。

的确,玛格丽特确实是一个绝色美女。

她身材颀长、苗条,虽稍许有点儿过分,可她有一种非凡的才能,只要在穿着上稍加修饰,就可以掩饰这种造化的疏忽。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露出绸子长裙的宽阔镶边,紧贴在胸前的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裥做得精巧别致,因此无论用什么挑剔的眼光来看,她的线条都是无可挑剔的。

她的头型很美,是一件绝妙的珍品,小巧玲珑,就像缪塞所说的那样,好像是她母亲有意让它生得这么小巧,并经过了精心的修饰。

那漂亮的鹅蛋形脸绝对是一件艺术品,时刻流露着难以言说的风韵,两只乌黑的大眼睛清澈明净,上面两道弯而细长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一幅淡墨工笔画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玫瑰色的脸颊上便投下一抹阴影;细巧而挺直的鼻子透出俏皮,鼻翼微鼓,像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桃红色的小嘴唇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皓齿;皮肤白里透

红,就像刚刚成熟的蜜桃上的绒衣:这些就是这张美丽的脸蛋儿给您的大致印象。

墨玉色的长发,不知是天然的还是梳理成的,波浪一样卷曲着,在额前分开,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两颗硕大的、价值不菲的钻石耳环在耳垂边闪烁。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但是她的脸上却流露出处女娇羞的神态,甚至还带着一丝稚气,这真使我感到不可思议。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画像,是维达尔的杰作,也唯有他的画笔才能把玛格丽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在她去世以后,这幅画曾在我手里待了一段时间。这幅画描绘出了真人的风韵,弥补了我记忆的不足。

这一章里讲述的情节,有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我现在就把它写下来,免得以后开始讲述这个女人的故事时再重新提起。

每有新剧上演,玛格丽特必定到场。每天晚上,她都流连于剧场或舞场里。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剧场里总有她的身影。有三件东西是她随身必带的: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在一个月里,玛格丽特带的茶花有二十五天是白色的,而另外五天是红色的,谁也弄不清茶花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连我也无法解释。在她经常光顾的几个剧院里,那些老观众和她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人看到她带过别的什么花。因此,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有人私下里称她为茶花女,不久,这个外号就逐渐传开了。

此外,就像那些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美少年的情妇,她对此毫不避讳,那些青年也以能与她做情人为荣,这说明情人双方彼此都很满意。

然而,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旅行回来之后,几乎有三年时间她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生活。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千方百计想要玛格丽特脱离原来的生活圈子,而且,她看起来也乐于如此。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十分虚弱,气色越来越差,医生建议她去温泉疗养,她便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人中,有一位是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和玛格丽特生着一样的病,甚至连容貌也与玛格丽特十分相似,常常让不知就里的人误认为她们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刚到巴涅尔几天,公爵小姐便离开了人世。

就像有些人不愿离开埋葬着亲人的地方一样,在女儿去世后,公爵仍不愿离开巴涅尔。一天清晨,在一条幽径小路的转角处,公爵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到女儿的影子从眼前掠过,便不顾一切地上前握住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拥抱她,然后在对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恳请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允许他像爱自己去世的女儿那样爱她。

和玛格丽特一起到巴涅尔去的只有她的侍女,再说她也从不担心名誉受到损害,就同意了。

在巴涅尔,有一些认识玛格丽特的人专程去拜访公爵,他们将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如实告诉了他。这对这个老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粉碎了他心中刚刚建立起来的玛格丽特与她女儿差不多的想法。但为时已晚,这个女人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和安慰,简直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借口和理由。

他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责备她,但是他对玛格丽特说,如果她想改变那种生活方式,他愿意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作为对这种牺牲的补偿。玛格丽特答应了。

需要说明的是,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在生病,她认为她所过的奢靡的生活是她害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希望上帝会因为她的改悔而重新赐予她美貌和健康。

果然,到夏末秋初的时候,由于泡温泉、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有规律的睡眠,她几乎健康如初。

公爵陪同玛格丽特返回巴黎,他经常来探望她,和在巴涅尔时一样。

他们这种关系,轰动了整个巴黎。别人既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也不知道老公爵确切的动机,这位曾因万贯家财而著称的公爵,现在又因挥霍无度而闻名了。

大家把老公爵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之于老年人的贪淫好色,这是有钱的老头儿常犯的毛病,人们对他们的关系进行过种种猜测,但都是不符